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三十七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天官

膳夫

地官

大司徒
鄉大夫
封人
鼓人

膳夫

膳夫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禮者天地之節也樂者天地之樂也君子知禮之初
始諸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故節之於頤以為禮樂之
於需以為樂然則天子一食之間有不在禮樂乎蓋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則天數也以樂侑食卒食以
樂徹于造者無大喪大荒大札無天地之裁邦之大
故則王可以樂之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者也語曰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每飯異樂每
樂異工侑食之樂大致如此然王日一舉以樂侑食
者膳夫之職至於大食三侑又大司樂之職也古者
飲必告飽告飽必侑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
侑矣荀卿大戴皆言三侑之不食則以樂侑食至於
三禮之大成也禮之大成者皆令奏鐘鼓則知非三
侑之食無鐘鼓矣傳曰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
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蓋本諸此

大司徒

大司徒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大宰之於禮典小宰之於禮職大司樂之於合樂皆和邦國諧萬民是禮以敬為本而其用在和樂以樂為用而其本在和故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蓋禮樂於六藝為首和於六德為終以樂禮之藝達六德之和以教民則有以同民心出治道可使向方而觀德矣其於移風易俗也何有先王著之以

為教君子廣以成之不過如此書曰契為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
民德是為樂禮以教和者王也佐王以樂禮教和者
大司徒也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弘敷五典式和民
則非以樂教而何蓋父子之道天性也古之教者必
自父子始至於長幼和順於鄉遂君臣和敬於朝廷
莫不自此移之矣故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所以合和
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然以此教

民非樂之至也語其至則奏之以無怠之聲謂之以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禮者天秩之經存乎天而有陰陽樂者人道之大存乎人而有文武吉嘉賓禮之屬乎陽也凶與軍禮之屬乎陰也雲門大咸大磬大夏樂之本乎文也大濩大武樂之本乎武也五禮自外作皆本之忠信文之

義理以之防民偽而教之中使之因性以復命也六
樂由中出皆文之五聲播之八音以之防民情而教
之和使之因情以復性也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而禮所以制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樂所以道之
故曰利貞者性情也中出於性而近貞和出於情而
近利利貞天道也惟聖人為能與故於乾言之中和
人道也惟賢人能之故於大司徒言之然教敬以祀
禮教讓以陽禮教遜以陰禮教和以樂禮此因民常

而施教所以輔相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防其情偽而教
之所以裁成之也古之人所以致禮樂明備天地官
者本諸此歟禮主防偽以教中而樂非不豫焉記曰
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中和之紀是也樂主防情以
教和而禮非不豫焉記曰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
禮之用和為貴是也

鄉大夫

鄉大夫之職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以燕禮考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然則鄉射之禮興舞亦如之矣蓋鄉射之禮升歌於堂上降管於堂下然後舞動其容而不知手足之舞蹈是雖為所樂之極亦特其末者而已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射之興舞非特於鄉

為然王之燕射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射大司樂
詔諸侯以弓矢舞是知自王達於庶人凡射未嘗不
以舞終焉衛之賢者仕於伶官詩人謂皆可以承事
王者不過美其公庭萬舞執籥秉翟而已然則鄉大
夫賓興賢能而所詢及此不亦宜乎國語謂親戚為
詢拘矣古者射不主皮此言主皮者不主皮所以觀
德行之本主皮所以觀藝儀之末本在於上非衆庶
所知故也

封人

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綏共其水橐歌
舞牲及毛炮之豚

歌詠其聲於堂貴人聲也舞動其容於庭容斯為下
矣先王於祭祀之牲貴牡不貴牝貴小不貴大貴純
不貴龐貴充不貴疾其出入奏昭夏其設飾則歌舞
之豈特樂其牲為哉廼所以樂神也然必責之封人
者封人所掌者土事牲之所資以養者土物資養於

土物者使掌土事者歌舞之以明樂於所供而不以物儉其神故也

鼓人

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

其為聲也或虛實相成或幽顯相形雖有萬不同其
本則一而已其為音也或雜比成文或曲折成方雖
當愆不同其音亦一而已六鼓四金皆文之以五聲
播之以八音而鼓人掌教之者以為聲樂易以流吾
以是節之軍旅易以乖吾以是和之田役易以亂吾
以是正之節聲樂所以飾喜也和輦旅所以飾怒也
正田役所以飾事也記曰樂也者節也豈節聲樂之
意邪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豈和軍旅正田役之意邪六鼓四金必掌以鼓人者
鼓為樂之君故也

樂書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三十八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地官

鼓人 舞師

鼓人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

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鼓異異聲聲異異用故鼙鼓天聲也以鼓神祀靈鼓地聲也以鼓社祭路鼓人聲也以鼓鬼享鼗之於軍鼗之於役晉之於金奏亦若是矣鼓人非特教其為之又辨其聲用焉以言其為用故也神祀太宰所謂大神是也社祭大司樂所謂土示類也於天言神以見大示於地言社以見天之衆神與記言郊社之禮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同意大司樂言鼙鼓靈鼓

路鼓皆有鼗而鼓人言鼓不及鼗眠瞭播鼗不及鼓者以鼓人言鼓以見鼗眠瞭言鼗以見鼓故也鬼享之鼓謂之路軍事之鼓謂之鼗皆以為大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也然六鼓之用不同而有所謂同故路鼓晉鼓鼗鼓或施之軍事大司馬教戰王執路鼓諸侯執賁軍將執晉是也路鼓或施之朝政大僕建路鼓以達窮者與遽令是也鼗鼓或施之金奏靈臺鼗鼓維鏞是也鼗或為賁鼗以賁為義也鼗或為舉

磬以皐為義也

以金鐻和鼓以金鐺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也故鐻之聲熟鐺
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熟則陰與陽和故可以
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高則陰勝陽而
止之故可以止鼓明則陰與陽通故可以通鼓在易
艮則位之終止也其究也必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
則治之終止也其究也必亂故以未濟終焉此六鼓

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鐻鐻則鳴之而已鐸則
或振或撻其用則先鐸後鐻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
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鐻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
曰戰以鐻于丁寧儆其民也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鍾
鼓丁寧鐻于振鐸則兵法固有之矣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

先王作樂發諸聲音而以鼓為之君形諸動靜而以
舞為之容故凡神在天地之間自有聲至於無聲吾

皆有以鼓之自有形至於無形吾皆有以舞之然則
鼓之舞之有不盡神者乎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
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舞師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
之祭祀由此觀之凡祭祀百物之神舞之在舞師則
鼓之在鼓人矣其兵舞帔舞杆蔽祓除災害故也杆
蔽則災害未然者不至帔除則災害已然者去矣黨
正祭縈族師祭酺皆此意歟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

則百物之神有舞者非小祭祀也記言聚萬物而索饗之則蜡而已祭祀百物之神非特蜡也先王之於百物致而祭之以夏索而饗之以冬謂之凡祭祀百物則不主一時可知矣

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不虞之患多起於夜故古人於無事之時猶或待暴有柝守國有鼙况軍旅乎此挈壺氏所以序聚柝鼓人所以鼓鼙也鈔師掌固皆夜三鼙大司馬辨軍之

夜事則鼓人所鼓所辨亦可知矣兵法有鼓首鼓馬鼓徒鼓手鼓足之說則軍動鼓其衆亦不過如此昔魯莊公戰于長勺未可鼓而欲鼓曹劌違之為其失之遽也宋襄公戰于泓可以鼓而不鼓子魚非之為其失之緩也先王鼓衆之法無失也軍動則鼓之而已今夫田者養禽獸而取之以為人利者也役者執爨從事而與戍異者也古人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而不及田何邪曰先王教軍旅之法常寓於

四時之田在易之師有田禽之象司馬之田有如戰之陣則軍旅田獵之制同法而異用言軍事則田事舉矣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則贊之在大僕鼓之在鼓人故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救日月則詔王鼓者鼓皆以助陽也月食而助陽則月之明遡於日而已日月食皆陰為之災也今夫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故男教不修日為之食天子素

服修六宮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婦順不修月為之食后素服修六宮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是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則救日詔王鼓可也救月亦詔之可乎曰陰所以佐陽而主成功者在陽不在陰后所以佐王而主成功者在王不在后然則救日月食均詔王鼓可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月者缺也以食為常日者實也以食為變故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書述季秋朔辰弗

集于房皆未嘗及月焉鼓人昏義兼日月言者蓋書
與春秋皆出於史史法常事不書變則書之不得不
與二禮異也書曰鼙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春秋書日
有食之鼓用牲於社者三則救日月用鼓尚矣左丘
明謂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然日食奏鼓先王之禮也春秋特譏用牲而已非為
九月六月不鼓也古人救日月之法非特乎此庭氏
又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日月食皆陰為之災必以

鼓者所以進陽也以鼓進陽以弓退陰尚何天變之
有雖然君子以為文庶人以為神矣此言救日月詔
王鼓大僕日月食贊王鼓何也曰大僕之職內與王
正其身外與王同憂懼故王鼓得以贊之鼓人之職
卑矣內不可與王正其身外不可與王同憂懼特以
鼓詔之而已

樂書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三十九

宋 陳旸 撰

周禮訓義

地官

舞師

春官

大宗伯

內宗

外宗

大司樂

舞師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為之帔舞也析衆羽為之羽舞也以鳳羽為之皇舞也以旄牛尾為之旄舞也舞師先兵舞帔舞繼之以羽舞皇舞樂師先帔羽皇旄繼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教其義為主則

先其飾之盛者舞師以教其用為主則先其事之急者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然後能保社稷有社稷以祓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四方以爲翼蔽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祭祀而先之於旱暵所以言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帟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是不知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也春秋

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散而用之則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帔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故也樂師備六舞先羽而後干舞師止於四舞先兵而後羽何也曰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可不備舞師主教野人特其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與大司樂同意

教野人先武以野人朴而武故也書言舞干羽于兩
階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
明堂位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
大夏簡兮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而
後羽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而後
文者以武功定天下故也魏志曰舞師馮肅曉知先
代舞名然則魏立舞師豈本此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先王之於祭祀有歌以咏其聲於堂有舞以動其容
於庭故舞師於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皆興舞則
歌可知矣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輦而不及升歌
則舞可知矣蓋祭祀小大有不繫之神而繫之事者
百物之神小祀也有所謂非小祀先聖先師非小祀
也有所謂小祀故鼓人言祀百物之神有兵帔之舞
是百物之神有時不以小祀之禮祀之也文王世子

言釋菜于先聖先師則不舞是先聖有時以小祀之
禮祀之也然則鼓人舞師不列之春官而在地官何
也曰六官之屬各以其類然有非其類而列之者義
有所主也甸師地事也屬之天官以所主者耕王藉
共粢盛故也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川師原師之類
亦地事也屬之夏官以所主者辨四方邦國故也弁
師禮事也屬之夏官以弁甲異服而同飾與序官先
弁師後司甲同意行人小行人司儀之類亦禮事也

屬之秋官以禮刑相為表裏與洪範八政先司寇後賓同意由是推之司干不屬夏官而屬春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鼓人舞師不屬春官而屬地槩可見矣

大宗伯

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天產養精故以作陰德所以行陰禮者也以中禮防

之則使其不淫地產養形故以作陽德所以行陽禮者也以和樂防之則使其不怠蓋乾坤示人而度數從之度數有常而中禮行焉聲音感人而順氣從之順氣成衆而和樂興焉中而和不足以合天地之化和而不中不足以合百物之產兩者交相為用而與天地同流其於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何有蓋道判而為禮樂道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樂姑能合天地之化而已道足以曲成萬物而不遺禮

樂姑能合百物之產而已記曰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豈非合天地之化邪序故羣物皆別和故
百物皆化豈非合百物之產邪言事鬼神則地示可
知言諧萬民則邦國賓客遠人可知言致百物則羽
羸鱗毛介象物可知

內宗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外宗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天子父天下王后母天下其政位雖有內外要之於廟享薦以禮徹以樂蓋未始不一天子聽外治故及於賓客之饗王后聽內治止於羞獻而已豈非易所謂在中饋無攸遂之意邪天子雖主外治而以同族之內宗佐之以內佐外也王后雖主內治而以異族

之外宗佐之以外佐內也

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凡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頴宮故周詩言於樂辟廱
錫京辟廱于彼西廱之類天子之制也魯頌言在泮
獻囚在泮獻功獻馘之類諸侯之制也禮記曰於成
均取爵於上尊又曰禮在瞽宗周自文武以辟廱名

學至成王命之成均所以成人材之虧均其過不及而已矣以大司樂掌之者以其合國子弟王以樂教故也生為樂職之長而教於成均死為樂祖而祭於瞽宗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祭之是也序官有上瞽中瞽下瞽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則瞽宗主於樂教衆瞽之所宗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殷之教學在瞽宗周人兼而用之豈殷人尚聲因以名其學邪在易之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崇德
自古以固然故言先王至於以樂薦上帝配祖考蓋
始於殷人則殷人以樂名學信矣先儒以成均為五
帝學祭於瞽宗為廟中不知奚據而云然成王之成
均特改制之名而已非有變辟靡之實也故其樂育
才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言中阿則無有過不及之意成均之實也樂之所以
為雖之之樂有儀所以為辟之之禮辟靡之實成均

之法王之所制而以大司樂掌焉豈非寓人君樂育
人材之意邪

樂書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四十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中以本道之先其順達而為和其敬達而為祇祇則順行

所成庸則

闕

所成友以事師長孝以事父母則樂德所

成終成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則人道而已若通之於天道則聖人難以言之然則自世曹而言謂之曹子自合國子弟而言謂之國子其實一也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四德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周命大司樂教國子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六德古有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孔子曰成於樂則樂者固教之始終也大學之教先入

文以示之禮繼之

闕

雜服達

之以安禮學操縵

闕

終以

樂豈持國子而已

闕

以王禮教

之中六樂教之和

闕

德也蓋井

與樂語樂舞而教之

闕

此邪以經

求之詩言志歌永

闕

舞非無樂

舞也特舉樂德

闕

和者樂為

中和之紀故也荀

闕

以樂語教國之興道諷誦言語

興道諷為樂語之蘊誦言語為樂語之用其實一也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士必時春誦夏弦大師詔
之瞽宗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
數又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
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
者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
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諷誦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

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大致不過如此先樂德後樂語者德為樂之實語為樂之文與四科先德行後言語同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先王之樂多矣大司樂用以教國子則此六樂而已人之情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先王因六樂而為之節文制為文武之舞大司樂以教國子均以大名之者禮樂各以時為大故也堯命瞽瞍作大章以其煥乎

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故以夔作大磬禹成治水之大功故以臯陶作大夏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作大濩焉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止之故周公作大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無復餘蘊矣故記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

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
雲門樂之體大章大卷樂之用雲之為物出則散而
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為卷其智所以藏堯之
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
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
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
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
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其盛德蔑以加於此矣磬又

作韶者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以聲為上所以紹其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以音為左所以紹其八音也舜欲聞五聲六律八音以作樂概見於此矣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者書斷自唐虞樂斷自堯舜固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然天性得而為德心發聲而為語德容達而為舞大司樂之教國子始於樂德本之情性也中於樂語發之聲音也終於

樂舞形之動靜也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此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萬物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遠於寅冒節於卯振美
於辰已盛於已罟布於午昧夢於未申堅於申留軌
於酉畢入於戌該閏於亥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
故謂之黃鍾其管九寸其數八十一其日壬癸其月
為辜其歲困敷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合

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
下生林鍾焉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故謂之大呂
其管八寸五分其數七十六其月為涂其歲赤奮若其
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合亥枵其候太寒在卦則坤
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鍾而下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
物莫不湊地而生故謂之大蕤其管八寸其數七十
二其月為陬其歲攝提其風條風其宿箕其次尾其
辰合娵訾其候啓蟄在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

鍾而下生南呂焉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故謂之夾鍾其管七寸六分其數六十八其日甲乙其月為如其歲單閼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合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下生焉建辰之律萬物旦然絜齊故謂之姑洗其管七寸二分其數六十四其月為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則乾之九三也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建巳之律萬物盡旅而

西行故謂之中呂其管六寸八分其數六十其月為
余其歲荒落其風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
其候小滿在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
黃鍾焉建午之律陰繼於陽而賓之故謂之蕤賓其
管六寸四分其數五十七其日丙丁其月為臯其歲
敦牂其風景風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
夏至在卦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鍾而上生大呂
焉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故謂之函鍾其管六

寸其數五十四其日戊巳其月為徂其歲協洽其宿
弧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之初六
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陰潛賊陽
故為之夷則其管五寸六分其數五十一其月為相
其歲涸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在
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鍾焉建酉
之律南氣族入故謂之南呂其管五寸三分寸之一
其數四十八其日庚辛其月為壯其歲作噩其宿囷

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也
故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無餘故謂之
無射其管五寸一分其數四十五其月為亥其歲閏
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則乾
之上九也故合於夾鍾而上生仲呂焉建亥之律陰
與陽交應故謂之應鍾其管四寸七分之五其數四
十三其月為陽其歲大淵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合
析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太簇而

上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為六律本乎坤
爻者為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則為同位所以象夫
婦六同右轉而生律則為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而
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為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不
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大
司樂以六律六同考五聲以五聲成八音以八音成
六舞以六舞大合樂用之大祭祀足以致鬼神示用
之大朝會足以和邦國用之教萬民足以諧萬民用

之大饗食足以安賓客用之待四夷足以說遠人用之大蜡足以作動物觀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鬼神示可知羣后德讓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虞賓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作動物可知此言大合樂樂神之樂也旋宮之樂降神之樂也大司樂之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大宰禮典小宰禮職亦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者禮器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左傳曰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則和者有異而無乖諧者有徧而無殊
是和未至於諧也邦國則異而易乖故欲其和萬民
則衆而難徧故欲其諧禮以和諧為用樂以和諧為
體均謂之和邦國諧萬民者其情同也大司馬之法
以治邦國為主故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而萬民不
預焉大宗伯之禮樂以防萬民為主故言合天地之
化以諧萬民而邦國不預焉非特此也掌交和諸侯
之好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之亦輔禮樂之不至爾

樂書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四十一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先王制六律六同之器以合六陰六陽之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六陰聲也蓋日月所會之辰在天而右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交錯貿見如表裏然故子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

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
枵太族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
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
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
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
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
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
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故祀天神奏黃鍾

歌大呂祭地示奏太簇歌應鍾祀四望奏姑洗歌南
呂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享先妣奏夷則歌小呂享
先祖奏無射歌夾鍾無非以陰合陽以斗合辰而已
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鑄師凡祭祀鼓其金奏
之樂然則以鍾鼓奏樂則編鍾在焉非不具六律六
同也其施於鬼神示者各有所主云爾凡六代之樂
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惡有不具律同之理哉
言奏則堂下之樂言歌則堂上之樂春秋傳曰晉侯

饗穆叔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繇又曰晉侯歌鍾二肆
取半以賜魏絳則奏之與歌雖有堂上下之辨其實
不離於六律六同也分律而序之自黃鍾以至無射
分同而序之自大呂以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
以至大武然先妣在先祖上則姜嫄也姜嫄特祀後
世以為稭神而序之先祖之上則先祖所自出故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發諸聲音形諸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自

形諸動靜言之謂之六舞自發諸聲音言之謂之六樂其實一也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飗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鬴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至於大司樂以雲門之樂祀天神非特昊天上帝也凡五帝日月星辰之類無不舉矣以咸池之樂祭地示非特社稷也凡五祀之類無不舉矣以大磬之

樂祀四望非特五嶽也凡司中司命之類無不舉矣
以大夏之樂祭山川非特山林川澤也凡四方百物
羣小祀之類無不舉矣大宗伯舉先王以見先妣先
祖舉親以見尊也大司樂舉先妣先祖以見先王舉
遠以見近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司服則別先公為二合四望山川為一與大司樂不

同者王公之服有等降四望山川之服無同異非若樂之致詳故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先王之作樂合生氣之和著萬物之理而萬物莫不以類相動故后夔奏簫韶鳳凰為之來儀師曠奏清

角玄鶴為之率舞瓠巴鼓瑟六馬為之仰秣伯牙鼓
琴游魚為之出聽然則當大蜡萬物索饗之時其六
樂所致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不過如此今夫武樂六成文樂九成六樂則
文武備矣必以六變為言者豈非即六代之樂各一
變而言歟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
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以羽物配川澤羸
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示不

同者大司徒言物之所宜此言物之所致難易故也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
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
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

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
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
覆為體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圜與易乾為圜
同意為其為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為德其宮之
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為其萬物
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鍾稱黃

與易黃中通理同意為其為死者所首之方也且樂
以中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
天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
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圜鍾為宮無射為之合
黃鍾為角大呂為之合大蕤為徵應鍾為之合姑洗
為羽南呂為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
別而為四函鍾為宮蕤賓為之合大蕤為角應鍾為
之合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

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鍾為宮大呂為角
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
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為四坤降為二
咸又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
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
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
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

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之數常相為表裏著卦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三宮所不該者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

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
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
禮人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
管亦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之十二
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
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
十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
十律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

世之失非特此也復以黃鍾為宮為羽大呂為二商
太簇為商為徵圜鍾為徵為羽姑洗為宮為羽中呂
為宮為商蕤賓為徵為角函鍾為徵為羽夷則為羽
為角南呂為徵為商無射為角為商應鍾為角為羽
抑又甚矣然天人之宮一以大簇為徵者祀天於南
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宮不用商聲者
商為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剋而已大
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角

徵羽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
其無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商為大
師之職然則詩為樂章商為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大
師必審之者為避所剋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
宮羽亦不用商同意夫豈為祭尚柔而商堅剛也哉
先儒言天宮不用中呂函鍾南呂無射人宮避函鍾
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爲
天地之宮不用人宮之律人宮避天地之律然則人

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地之律邪

樂書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四十二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鼙鼓鼙鼓靈鼓靈鼓路鼓路鼓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教為鼓而辨其聲

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則鼓之
聲用莫先於此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儀禮大射
鼗倚于頌磬西紘書舜典下管鼗鼓則鼗之為器如鼓而
小掌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眡瞭則鼗之聲用未嘗不兆
奏鼓矣盖坎主朔易而其音革則鼗鼓皆冬至之音堂下
之樂也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
雷鼓雷鼗六面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
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為物能化不能變鬼亦

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其樂所以九變歟
鄭司農謂雷鼗六面則是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
兩面非也古之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歐之以
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鐸王執路鼓大僕建路
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
遽令亦人事故也其不同者特不用鼗耳月令修鞀
鞀世本帝嚳命倕作鞀鞀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

料同則鼗鞀一也先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鞀為震之氣是不考坎音革之過也

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

爾雅大管謂之簫中謂之簴小謂之簞蓋其狀如篴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書曰下管鼗鼓燕禮大射下管新宮記曰下而管象則管之為樂以利制為用堂下之樂也女媧始為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

會帝嚳又次苓展管則管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教
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明則孤
竹之竒以禮天神孫竹之衆以禮地示陰竹之幽以
禮人鬼各從其聲類故也管或作筦詩曰磬筦將將
是也或作琯傳稱白玉琯是也廣雅管象簫長尺圍
寸八孔無底豈以當時之制為言歟

雲和之琴瑟空桑之琴瑟龍門之琴瑟

古者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

宜於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於方澤奏之
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於宗廟奏之顓帝
生處空桑伊尹生于空桑禹鑿龍門皆以地名之則
雲和豈禹貢所謂雲土者歟瞽矇掌鼓琴瑟詩鹿鳴
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
大瑟朱絃達越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
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
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者也然琴

則易良瑟則靜好一於尚宮而已未嘗不相須而用
故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擗越燕禮小臣左
何瑟而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皆不及
琴者舉大故也後世高漸離之筑蒙恬之箏漢之琵琶
笙篳晉之阮咸皆放琴瑟為之非古制歟

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
中奏之

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凡三宮既文之以五聲必播之以八音言鼓鼗舉革以見木也言管舉竹以見匏也言琴瑟舉絲以見瓦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言奏之圜立方澤宗廟豈舉金以見石歟前言分樂以祀天神祭地示有歌此旋樂以禮天神地示無歌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何邪曰禮天神地

示無歌猶大神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
祭祀不興舞也天地不歌尊之也宗廟有歌親之也
然天祀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鬼享莫大於
禘祫作旋宮之樂以降神特施祭之大者故也天神
以雲門則天氣也地示以咸池法地澤也人鬼以九
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以舜以繼體而帝禹以繼體而
王皆足以承宗廟奉祭祀故也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聲本於日律本於辰故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
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
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蓋圜鍾卯位
之律也而丁為之幹故其樂六變函鍾未位之律也
而乙為之幹故其樂八變黃鍾子位之律也而甲為
之幹故其樂九變天神以陽升卒有以降而禮之者
六變之樂有以召之也地示以陰藏卒有以出而禮

之者八變之樂有以召之也人鬼域於陰陽之間而無不之卒有以接而禮之者九變之樂有以召之也成王制禮作樂而神祇祖考至於安樂之者本諸此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凡小祭祀小樂事鼓輅則大師小師所職無非樂事也大司

樂則摠其凡而已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
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眡瞭掌大師之縣則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則王之宮縣而已非中小
祭祀之樂也何以明之古者將祭散齋七日宿齋三
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大祭祀宿
縣則縣之於前期宿齋之時也惟樂不可以為偽而
縣之於宿齋之時其誠亦已至矣遂以聲展之則審
一以定和亦所以達其誠歟展聲之展與展牲之展

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爾雅曰展誠也由是觀之凡大祭祀宿縣而展其聲其達誠之意可知矣先儒謂大祭祀宿縣則中小祭祀亦與焉是不知中小祭祀非皆前期十日而遂戒也不然則宿縣展聲何以獨稱大祭祀乎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瞽矇掌九德之
歌以役大師大司樂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由是言
之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夏禹樂也九德之歌得
不為九夏乎宗廟九變之樂必奏九德之歌九磬之
舞豈非舜行天道以治人禹行人道以奉天而其樂
有以相成歟九夏之樂以王夏為首以明王道自禹
始故也王於尸為尊必北面事之以其在廟門內則

全於君故也乃若廟門外則疑於臣此王所以先尸也牲所以奉神而尸則象神而已此所以先牲也王也尸也牲也方宗廟祭祀之時其出入未始不均也王則中心無為以守至正非有出入也其出入則以送尸與牲而已故王出入令奏王夏繼之以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也大饗之禮有施之祭祀者有施之賓客者禮記郊血大饗不問卜此施之祭祀也大饗尚暇脩大饗有四此施之賓客也是大

卷四十二
饗之禮非特仁鬼神於幽亦所以仁賓客於明矣古
人之饗賓如承大祭其所異者特不入牲而已蓋饗
鬼神在廟門內故君子必入牲而親殺之既祭饗賓
則在廟門外其何入牲之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
舞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
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為然蓋先王將祭擇士豫

焉為其行同能耦無以別也使射而擇之其射也有
大禮焉故謂之大射射之為禮有旌以詔之有鼓以
節之有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軍旅之
事如斯而已故傳曰出則征誅入則揖讓其義一也
大射之樂王出入大司樂令鐘師奏王夏如大祭大
饗之儀明其大一統也乃射令奏騶虞明其樂仁而
殺以時也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擇士以觀其容也
大祭大饗帥國子而舞固大司樂之職也至於大射

之諸侯非大司樂所得專特以義詔之使舞而已天子搃干而舞所以樂尸諸侯執弓矢而舞所以樂王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故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此奏王夏者奏王夏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大射以鐘鼓奏陔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大司樂所令言饗不及燕言射不及賓奏騶

虞不及貍首詔諸侯不及大夫者以大司樂司其大故也

樂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四十三

宋 陳旒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樂師

大司樂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

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王日舉鼎十有二物以樂
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凡此王常食之食非大食之食也
常食之食以樂侑之則大食以樂侑之可知矣公食大夫
禮三飯而後侑則以樂侑食猶儀禮以幣侑食也三侑之
樂皆令奏鍾鼓則鍾鼓樂之盛也大食禮之盛也有盛禮
必有盛樂以樂之非王者以大臨物安足享此禮成於三
而樂亦如之故王大食則其禮具三侑則其樂備王者以
樂侑食豈特樂吾一身為哉乃所以樂天下也文王言三

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而荀卿有宥坐之器釋者以謂宥與侑同則知大司樂與膳夫不宥字異而實同也春秋傳饗醴皆曰宥與此同意荀卿以三宥為三臭誤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焉故也王師大獻奏樂謂之愷樂人之怒氣已焉故也昔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猶且振旅愷以入于晉况王者親征之師大獻功

於社乎奏禮樂有司之事也大司樂則令之而已令
之者尊奏之者卑凡言令者類皆如此古者作大事
動大衆必告社而後行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大
祀曰大師宜於社是也及其有功未必不獻焉大司
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是也鄭氏謂大獻捷於
祖趙商詰之不亦宜乎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
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憂之日短則去樂而已憂之日長則令弛縣焉凡日月食天變之見於象者也若春秋書日食三十六之類是已四鎮五嶽崩地變之見於形者也若春秋書沙鹿梁山崩之類是已大傀異哉人鬼之為恠異者也與老子所謂其鬼不神者異矣大札若厲疫而死是也大災若齊大災是也凡國之大憂若國有大故是也大宗伯之職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禮之所哀則樂之所當弛也然則

膳夫大喪大荒大札天也有哉邦有大故則不舉司
服大札大荒大災素服與此不同者蓋先王吉凶與
民同患憂樂以天下其憂以天下也大則去樂小則
弛縣及其極也又素服不舉焉素服則以喪禮處之
飾乎其外而已不舉則減常膳徹樂縣豈特飾外而
已哉故素服止於大荒大札大災而不舉又及於大
喪大故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此言弛縣者弛
則存而不用徹則屏而去之豈特不用乎弛縣與大

夫徹縣異去樂與叔弓卒去樂同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昔顏淵問為邦孔子對以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
蓋樂聲有四慢則不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
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之不正為邦以禮樂
為急樂以放鄭聲為先故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
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
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
不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揚善
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
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之禮以毋不敬為先周官論
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為先

大喪涖廡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古者居喪以哀為主而葬亦如之故哭則不歌哀則
不樂人情之常也大喪涖廡樂器及葬而藏亦如之

因人情為之節文故也喪禮之於樂器涖之在大司
樂帥之在大師而小師則與之而已大師不言樂器
葬奉而藏之以笙師見之也

樂師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所謂設庠序以教於

邑也國有學所謂立大學以教於國也蓋有

闕

邦國學之政則三國而已大司樂掌成均

闕

建國之學政則成均者國學也建國之學政

闕

之學

闕

焉以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

闕

諸侯

闕

為學

闕

此則政教一於天子

闕

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闕

樂射舞蹈則舞者蹈

闕

也一於動容而已帔

闕

大司樂見之也或言

闕

而闕之或

闕

也羽舞籥師鼓羽籥之舞是也皇舞舞師以舞旱暵
是也旄舞旄人所教之舞是也干舞司干授舞器是
也人舞所謂手舞足蹈是也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又曰十有三年舞勺
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古之教國子以六舞而干舞
居一焉以干揚為童子之舞則以干舞之類教國子
小舞不亦宜乎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皆先干戚後羽旄與樂師

之序不同者教人則先文後武故先羽旄與大司樂
教國子以六舞同意作樂則先武後文故先干戚與
夏書舞干羽于兩階同意言羽又言狄者內司服掌
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褱衣黼黻狄於衣爾雅謂
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黼揄狄於衣爾雅謂
青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翬狄揄狄之
羽歟狄言體羽言用其實一也

樂書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四十四

宋 陳暘 撰

周禮訓義

春官

樂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
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樂師教樂之

儀堂下行以肆夏門外趨以采薺車亦如之大馭凡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和鸞為節記曰和鸞中采薺是也車出以鐘鼓奏九夏然則教樂之儀或行或趨或環佩而拜如之何不以鐘鼓為節乎禮曰升車有鸞和之聲行步有環佩之聲則環佩而拜其聲與鐘鼓之節相應固其理書大傳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鐘右五鍾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

入也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意也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此言行以肆夏先於趨以采薺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薺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中采薺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永至之樂為行步之節豈倣古采薺肆夏之制歟采薺之詩雖不經見大致亦不過若采薺采蘋之類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繁為節

古者君臣之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天子以備官為節樂仁而殺以時也諸侯以時會為節樂御而射以禮也大夫則樂循法而已士則樂不失職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

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
豢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
不同節亦異數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
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
之禍而國安矣其於觀盛德也何有記曰左射貍首
右射騶虞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為事而
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
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庸非樂官

備之意乎。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奠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之詩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惟逸書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狸首之歌邪？狸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以此歟。

大夫士投壺之禮奏狸首亦大夫鄉射奏騶虞之意也射士職也不言孤卿則以射人見之矣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大宰政典居事典之先禮記祭統政行則事成冉子退朝之晏則事也孔子不謂之政魯子叔奉君命以弔滕則政也惠伯不謂之事是政者事之本上之所施以正人者也事者政之末下之所為以治職者也故凡樂序事雖政之末而樂師掌之知所先後故也

凡樂之政則事之本而樂師治之以掌國學之政故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然則祭祀之禮無非事也以大祀為大事則祭祀之小者小事而已祭祀之事雖大小不同其用樂一也故凡大祭祀宿縣大事之用樂者也凡國之小事令奏鐘鼓小事之用樂者也然則鍾鼓樂之盛亦用之小事可乎曰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雖用有等降要之以鐘鼓為節無時而可廢

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禮以陳為備樂以奏為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樂則樂成而後告備古者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於樂成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所謂樂成告備也瞽則瞽矇之職而詔之使來舞則舞人之職而詔之使緩者樂師主以樂教非特知可陳之數又達難知之義焉所以詔瞽與舞非以事也以義而已然則詔舞使緩豈

非訊疾以雅平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徵令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所謂學士者學樂之士非國子則諸子也方祭祀之時樂師凡樂成告備詔來瞽臯舞則凡發諸聲音形諸動靜者亦已盡矣及徹又帥學士而歌徹令相宣詩所謂樂具入奏廢徹不遲之意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為節與夫相瞽之禮如祭祀之儀是待賓客如事神敬之至也然樂師所

掌特饗而已大饗大食則有大司樂存焉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凡射禮卿大夫士三耦天子六耦車攻詩曰射夫既
同助我舉柴賓之初筵詩曰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與
此所謂射夫者耦射之夫其智足以帥人者也祭統
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
舞動其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有帥也況射夫乎司
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則燕射之夫其舞

率以樂師其執則以弓矢容必比禮節必比樂非特
內志正外體直而已又將見內順治外無敵而可以
觀盛德也詩曰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
斯張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此大射之禮也薦舞笙鼓
樂既和奏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
以奏爾時此燕射之禮也射義曰古者諸侯射必先行
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然則燕射樂師射夫以弓
矢舞則亦使之行君臣之義而已帥之而舞非特樂

師之於射夫為然大司樂之於國子舞師之於祭祀亦莫不在所帥焉詔之而舞者以義帥之而舞者以身

樂出入令奏鐘鼓

樂固非有出入其出入則應彼而已故王出入則令以鐘鼓奏王夏尸出入則令以鐘鼓奏肆夏牲出入則令以鐘鼓奏昭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是也楚茨詩曰鼓鐘送尸言送以見逆又曰樂具入奏

言入以見出記曰入門而金作出以雍蓋送尸者以樂之出入見於燕禮也出以徹歌入以金作是又享禮也樂之出入大致如此孰謂笙歌舞者及其器哉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泮水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凡軍大獻非特獻馘獻囚而已功亦在所獻焉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則教愷歌在樂師而遂倡之在學士凡軍大獻如此則

其大獻于祖得無所待乎樂師之教國子非特小舞也凡形之為樂儀聲之為愷歌亦然記所謂樂師辨乎聲詩此也若夫大司樂則并與樂德樂語樂舞而教之豈特聲歌儀容小舞之末哉然言愷歌不足以該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騶虞又歌之同意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凡喪陳樂器而不作與檀弓謂琴瑟張而不平竿笙

備而不和謂之明器異矣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凡司伺末官探本大司樂所司猶至於末則凡樂之本無不舉矣樂官非能如大司樂并與本末而舉之僅能各探一器之本元一官之職而已雖謂之官可也凡樂官大有政令樂師不得而專也掌之而已小有治訟樂師得以專聽之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聘義

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義近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為本禮樂
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為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為尚
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以反為文
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歟

樂書卷三十六

樂書卷四十四